

张布

著

慈禧太后

与

花蓝布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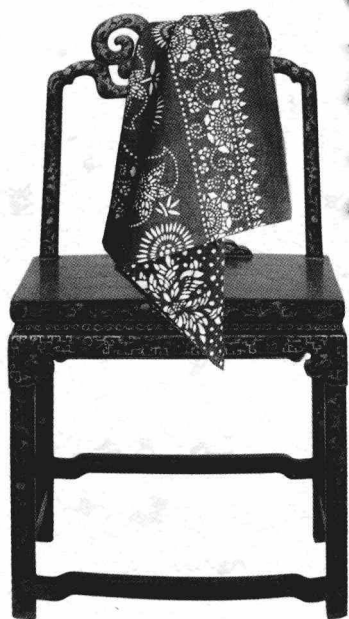


昆仑出版社



张布
[著]

慈禧太后与蓝印花布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太后与蓝印花布/张布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040-966-0

I.①慈… II.①张… III.①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4509 号

书 名: 慈禧太后与蓝印花布

作 者: 张 布

责任编辑: 刘立云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杨海琴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mail: jfjcbbs@163.com jfjcbbsfx@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14 千字

印 张: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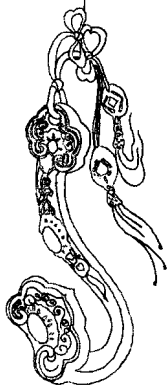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040-966-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题 记

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自 80 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随着工作和生活的安定，油然有了一种回报衣胞之地的想法，这兴许就是我写作的初衷。但是用写作为报恩的形式，我却揣摩了很长时间，怕有心而无力。因为我是个俗人，想法总是不能脱俗。

江海大地——南通，是大海之父与长江之母共同孕育的一片新生地，在唐代时名为胡豆洲，洲上的人来自朝廷流放的犯人、四方流浪迁徙而至的流民和流落到此隐居的文人名士。久而久之，在这片肥沃的热土上，繁衍生息着一群不同凡响的人，同时演绎出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这些蕴藏在江海山水间的富矿，为我的创作提供了鲜活而又取之不尽的素材。

揪爹、汪麻子、陈和尚、周而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决不是空穴来风和杜撰出来的，他们中很多人就是我及我家祖辈的邻居、亲戚、朋友，或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他们的事是我经涉的，或耳闻的。我只不过把他们采集过来再慢慢地锻造淬火，继而引到了我的文章中来，又汇到这本书里。笔耕中酸甜苦辣什么味都有，但我品尝得最多的还是甘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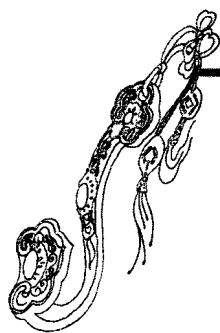
十年汇成数滴水，何时才能涌成泉？常用此句自勉的我，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涌成泉，但我会继续奋力地开掘下去。



刀王揪爹

通州人爱清爽，屁股般大的个城，竟开了十几家澡堂子。东门先开了家浴德池，接着又开了家邀仙池；西门有号称通州第一池的跃龙池；南门有不垢池；北门的三泉池算是开得最晚的。就连扁担宽的彭家巷，巷头有片复兴池，中间隔个西红楼妓院，巷尾又开了家西泉池。难怪一个初到此地的外埠人叹苦经：“早就听说通州一大怪，澡堂子挨着妓院开。昨天晚上谈完生意去逛西红楼，上了床还给踹下地。那婊子说：浑身臭烘烘的洗澡去，隔壁就是西泉池澡堂子。我揣摸半天才明白，妓院和澡堂子敢情是连裆的。”

俗话说：庙多了，香就烧不全。澡堂子开多了生意就有了盛淡好丑。虽说西泉池开在巷尾，但它的后门紧靠濠河码头，前面又临大街，来往车舟如梭，南北商贾云集，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所以生意一直



目录

- 1 刀王揪爹
- 35 鹞子王陆三
- 55 慈禧太后与蓝印花布
- 101 一代伟人郭梅荣
- 131 阉猪匠周而昆轶事
- 183 坤侯和柳儿
- 227 跑“马拉松”的车夫
- 241 天水茶与甜夹饽
- 273 莲姑巧摆河豚宴
- 279 王解子夫妇传奇
- 307 新编“杀子报案”



刀王揪爹

—

通州人爱清爽,屁股般大的个城,竟开了十几家澡堂子。东门先开了家浴德池,接着又开了家邀仙池;西门有号称通州第一池的跃龙池;南门有不垢池;北门的三泉池算是开得最晚的。就连扁担宽的彭家巷,巷头有片复兴池,中间隔个西红楼妓院,巷尾又开了家西泉池。难怪一个初到此地的外埠人叹苦经:“早就听说通州一大怪,澡堂子挨着妓院开。昨晚上谈完生意去逛西红楼,上了床还给踹下地。那婊子说:浑身臭烘烘的洗澡去,隔壁就是西泉池澡堂子。我揣摸半天才明白,妓院和澡堂子敢情是连裆的。”

俗话说:庙多了,香就烧不全。澡堂子开多了生意就有了盛淡好丑。虽说西泉池开在巷尾,但它的后门紧靠濠河码头,前面又临大街,来往车舟如梭,南北商贾云集,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所以生意一直



很火。

西泉池老板姓刘,江北人,人称刘侑子。其实他是乌龟吃萤火虫,心里最明白,西泉池为何生意兴旺,全仗店里的三个宝:铁肩、神手、一把刀。

先说铁肩门门侯,二十刚出头的年纪,膀大腰圆,臂力过人,他是烧炉工兼挑水。那时澡堂子用水一天上百担,其他澡堂子至少雇两个挑夫,而西泉池全凭他一个人肩挑。有道是身大力不亏,他有时一高兴连扁担都不要,双手各拎一只水桶,直接从河里提到池里,十趟八趟的上下,脸不变色,气不乱喘。更绝的是他手拎水桶转起圈子来水桶平行,却滴水不溅。他这一手,常招来隔壁楼上那些倚在栏杆上的红粉们铜铃般的阵阵叫好声和诱人的笑声,有些胆大的女人更是直呼其名,让他有空上楼来戏戏。门门侯却硬气,从来不曾踏进去半只脚。虽然房靠房,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些女人他也大多能叫上名。

神手是浴客们送给搓背工老麻雀的雅号。老麻雀姓李,因长得瘦小,又是一脸的雀斑,所以叫他老麻雀。说到他的手艺,内行人看后心服口服,外行人经他一收拾浑身舒服。他说,牛皮不是吹的,狼山不是堆的,从头搓到脚三百六十六把,寸皮不漏,点污不留,多一把不算本事,少一把分钱不要。一次一个江南来的胡姓商人闻知后不信,办完事回家前专门到西泉池点名要老麻雀搓背。

老麻雀不慌不忙用手巾在热水中一浸,挤了半干后抻开铺在水池上让客人躺下,然后再拿一条毛巾娴熟地缠在手上,揩干客人身上的水后开始搓,胡姓商人双眼微闭似睡非睡,实际上他在暗暗地数数哩。只见老麻雀从上到下,由里到外,先面后背,有条不紊地搓、擦、揩、抹交替进行。该重的部位,如仙手卷席乌云泛起;该轻的地方,似玉掌揉云飘飘欲仙。当胡姓商人数到三百六十下时,老麻雀在他胸前轻轻地一抹,双手解开毛巾,胡姓商人立马站起身跟他急:“你原来是徒有虚名,你说你搓了几下。”老麻雀听了并不生气,



莞尔一笑说：“客官别慌，还剩六下是给你裆里那玩意儿留着的，此处不擦，我可对不起瘦子，不过得换条毛巾。”说得胡姓商人满脸通红没了言语，此后逢人他就夸，老麻雀真神手也。

当然，西泉池最有名气的还是那刀王修脚匠揪爹。

揪爹听口音是北路人，叫什么也弄不清，人长得精瘦，腿瘸、背略驼，因说话时总少不了揪字，如吃饭叫揪饭，摸牌叫揪一盘，抽烟叫揪一口，反正什么都是揪，也都能揪。所以大家就喊他揪爹。澡堂子的老顾客们常开玩笑地问他：“揪爹，你这也揪，那也揪，怎么就没揪个媳妇？”“天生的骡子命，揪不来了。”揪爹不恼也不避忌地说。揪爹不善言词，但说出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连刘老板也得让他三分。平日里他左腋夹一只白布包，右手拎一个洋油灯木架子，坐在这里修脚，挪到那里也是修脚。老板不在，大小事全由他应酬，包括下午开门，夜里收账。修脚在澡堂里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会的，据说揪爹的技艺是家传，至少也有八代了。那年大清皇帝乾隆爷下江南时，在扬州歇脚，一日游了瘦西湖又逛了平山堂，回到行宫后突感脚趾疼痛难忍，急得随行御医束手无策。还是太监脑子活，设法请来揪爹爷爷的爷爷扬州大华池的修脚匠，结果是刀到病除，而后还给皇上捏了一阵脚，乾隆顿感疲劳全无，龙颜大悦，曰：“此乃刀王”。当即赐双龙白铜水烟台给他，把他爷爷的爷爷乐得十天没有舍得洗给皇上修脚捏脚的两只手。

当然这是传说，不过那白铜双龙水烟台倒是真的，水烟台底下清清楚楚地刻着“御制”两个字，揪爹烟瘾大，须臾离不开此物。传到揪爹这代那手艺更是了不得了，扞脚、捏脚、托脚、捶脚，样样精通；嵌趾、镶趾、鸡眼、丫疾，刀到病除。江南江北许多有严重脚疾者都慕名来找他。据说揪爹还有一手飞刀绝活，那年夏天去老麻雀家，老麻雀家院里有一棵枇杷树，老麻雀的女儿菊儿要吃树顶上的那几只，只见揪爹拿出随身携带的修脚刀托在手中，用眼一瞄，嘴里喊了一声“揪”！顺手一甩，刀到枇杷落，乐得菊儿直蹦高。这



是门内侯亲眼所见，要不谁也不相信一个修脚的还有这个本事。不过，这么多年揪爹也就耍了这一回，他又不让对外说，所以知者甚少。

揪爹和老麻雀是店里的老伙计，是老刘老板父亲手上的人，老刘老板在世时就挺器重他们，小刘老板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老刘老板闭眼时拉着揪爹和老麻雀的手说：“我走了，千万拜托两位，我的儿子是个花身，寻钱的本事小，花钱的本事大……”话没讲完两脚一蹬死了。

揪爹这个人很讲义气，他感激老刘老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十多年来，他是伙计也只拿伙食月薪五斗米，但他无家无儿女，老刘老板就是信得过他，就让他住在店里。少东家从小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对揪爹就有了一种敬畏。父亲死了后，他开始还像模像样的管了一阵子，日子一长他就嫌烦，干脆把西泉池全交给揪爹管，他只是晚上来收收钱。

不过有事要找他的话，也不要跑多少冤枉路，一赌馆，二妓院，两处没有去戏院。

二

按澡堂子的规矩，每年阴历八月半开汤，直到第二年收麦停汤。每天上午不开门，下午太阳略偏西时才营业，直到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打烊。伙计们一般吃了早中饭就要上班，要做各种准备，整座位、做卫生、沏茶水、烫毛巾、调水温，恭候客人光临。

这天门内侯早早就来了，脚还没踏进门见到老麻雀在店堂前坐着抽烟，就粗喉咙大嗓子地喊：“丈人老爹。”

弄得老麻雀挺尴尬的，骂不得又恼不得。大家都懂老麻雀有个丫头叫菊儿，小巧玲珑，今年虚岁十六。虽然在乡下长大，但生得细皮嫩肉，全不像老麻雀那张长满雀斑的马脸。老麻雀家住十八里河



口,家里还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菊儿娘,种二亩薄地,还要管条渡船。平常这些活儿大都是菊儿干了,老麻雀心疼姑娘,不管店里多晚打烊,他总要天天回家。菊儿大了孝顺爹,说家中有事她会告诉的,就不要天天回来。所以菊儿也就常常进城找爹,或送点米、菜,或送换洗衣服,回去顺便给娘抓点药。因澡堂子不是别的地方,女人不作兴进出,每次菊儿来西泉池,只好从后门到烧炉间先找门闫侯,让他告诉爹,这也是老麻雀吩咐好的。

年轻人原来就是堆干柴,一点就燃。这一来二往的两个年轻人由生到熟,日子一长就没了那么个阻隔,谈话也就不拘谨了。门闫侯和老麻雀、揪爹年龄上差一代,但他人爽快耿直,加上肯吃苦,三人蛮投脾气,也就成了忘年交。门闫侯父母早亡,家住东门龙王桥,从十三岁就在西泉池当学徒,练就一身好力气,算起来也干了近十年。

年轻人就是不知趣,进门弄了老麻雀一个难堪,见他不恼就越发来了精神,又唱了起来:

一把钥匙一把锁,你家丫头跟了我,
跟了我来做什么?跟了我来养小伙。

老麻雀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蹦上去捶他两拳头,但他晓得捶轻了他当捶背,捶重了自己力气又不济。有一次老麻雀真的气煞了,他去告诉揪爹,指望他能教训一下门闫侯,因为他懂门闫侯就听他的话。“老揪哥,你看看这门闫侯越来越不像话,喊就喊了,还唱个魂歌。”

揪爹右手托着那把擦得瓦亮的宝贝似的水烟台,狠狠地抽了一口把烟咽下肚后,嘿嘿地笑了笑说:“你管他做甚,由他去吧,不就是图个嘴上痛快,年轻人就是这个架子。”

老麻雀是个本分人,见揪爹不管,一时也没有主意。顺手拿过



揪爹那只御赐白铜水烟台，气得“咕噜咕噜”地连抽了好几口。其实他心里也不是多恨门臼侯，这小伙蛮讨人喜欢的，肯干能吃苦。但转念一想，他毕竟只是个担水的，那身力气迟早要用完，老了担不动水了怎么办？菊儿是他的宝贝，他一心想把他嫁个念书的人家，不求发财，知书达理就行了。他憋了半天才说：

“老揪哥，你告诉他，就说菊儿有主了。”

“菊儿有主了？”揪爹故意惊诧地反问。

“没有，诓诓他，别让他唱那个下流调，听了烦死人。”

“嗯，懂了。”老揪爹在抽了一口烟后有点不耐烦地说。

别看门臼侯又是喊又是唱的，实骨子他真的如揪爹所说，只是图个嘴上痛快。要说不喜欢菊儿那是假的，那水汪汪的眼睛，那甜甜的酒窝，那乌黑长长的辫子，只要一闭眼睛就在眼前晃动。但喜欢归喜欢，要娶她做堂客，他还真的没敢想过。一个孤身男人，除了身上穿的，几乎一无所有，打光棍是自己命中注定，误了人家终身是一辈子的大事。所以别看他喊老麻雀老丈人像个真的，但在菊儿面前他从不乱来，总是规规矩矩的，他晓得菊儿不是西红楼的那些女人，咸的、淡的、辣的、酸的什么都来得，她清纯得像玻璃人，禁不住碰的。

太阳偏西顶在山头上，天就黑得快了。早早吃了晚饭的老麻雀把大圆灯笼点上，挂在门口房檐下的铁钩子上，灯笼上写着“西泉池”的字样，照亮了大半个巷子。

城里的澡堂子有个约定俗成，灯笼挂在门口表示开汤，灯熄或不挂，表示打烊或不开汤。夜里挂个灯笼，让人老远就看得清楚，省得顾客跑冤枉路。

一到晚上，洗澡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揪爹是修脚的，刚开汤是没生意的，于是就在门口帮着照应。他懂少东家人在心不在这里，要指望他，这店早就关门了。

说话间，来了一个老顾客，揪爹忙上前招呼：“张先生，打汪（洗



澡),买个签子(筹),请里面坐。”

揪爹接了签子又说:“把皮皮(衣服)叉子(裤子)给我。”他给张先生挂好衣服,又低声问:“今天摩云(擦背)?还是撒点子(捶脚)?”

“听便了。”

澡堂子这行起于清光绪年间,通州城最早是城西的复兴池,用锅炉烧水最早的是海潮浴室。起先能去澡堂洗澡大都是有身份的人,后来也有一些中下层的人来,澡堂也就分了几个档次,行业大了,人也就多了,慢慢形成了行话。如老板叫老天,钱叫码页子,吃饭叫啖松儿,括脚叫通沟,捏脚叫拖沟,扞脚叫刮皮。这些行话既形象又方便,还给单调枯燥的工作带来了乐趣。甚至连计数的字也有特殊的符号,如三写成川,四写成x,元写成△等等。

旧时西泉池在城里的浴室行业中不算大,进门是清末张状元亲笔题的一副对联:“与其洁也,黜之浏如”。室内分普通、客座和雅座,因这一片来往商人多,外地客多,所以雅座内常客满。客人洗完澡,伙计凭签子泡杯茶,他们舒坦地躺在榻床上吸烟,然后就南里天、北里地,三只蛤蟆七只眼地瞎嚼,要修脚的也就在这时让揪爹给揪了。客人愿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你不好赶人家的,而且还得适时递给一条热毛巾,或帮他揩揩后背。普通间里的人洗澡就不同了,大部分是穷苦人,洗完澡上来穿好衣服就得走路,不走一没人泡茶,二没得坐,老没意思的,老板伙计还得给脸色你看。

好在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反正脱了衣服赤条条一个样,而且在一个池水里泡着,出水才分富贫贵贱。

老麻雀为门臼侯着了一回气,又被揪爹不死不活的话呛了一家伙。晚饭都没吃,坐在一旁生闷气。

那个门臼侯嘴上痛快了一阵,进了烧炉房水担子一上肩,早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了。其实真正想菊儿心思的倒有一个人,这人就是少东家刘老板。



三

刘老板生得尖嘴猴腮的，一双细绿豆眼眨巴眨巴的从没个正经眼光，尤其喜欢看长得齐整俊俏的女人，有时西红楼来个新人，他能坐在院里看半天屁股不动窝。他爹在世时，18岁就给他娶了个媳妇，五年过去了，媳妇硬是不开怀，等急了抱孙子的爹，又给他娶了个妾，又是三年过去了妾的肚子也没鼓起来，老爷子终于没见到孙子，很不情愿地闭了眼睛。近三十岁的少东家，老爷子一死，他犹如松了套的驴，狠狠地放荡了一下。他曾经三天不出妓院，一夜输掉半爿店，七八年工夫就把老子手上置办的三个店，赔进去两个，要不是揪爹他们硬给撑着，西泉池恐怕也早就不姓刘了。当生存快威胁到刘老板时他才想起再这样下去不行，得正儿八经再娶个媳妇生个儿子安分过日子，否则刘家要断香火，这份家产日后怎么办？

一天他转到烧炉房，正好碰到菊儿来给他爹送咸菜，一见到菊儿他的眼珠子就不会转了，一问才知是老麻雀的丫头。真是女大十八变，几年没见，原来不起眼的黄毛丫头竟出落得如此齐整水灵。刘老板满脸堆笑，一双细眼挤得剩下一条缝，殷勤地没话打话说：

“菊儿，来看你爹？”

“嗯。”菊儿是认识刘老板的，也听爹说刘老板是个花身，所以不想理睬他，但碍于老板面子又不得不应付几句。

“这个老麻雀也真是，让姑娘跑这么远的路，脸都晒黑了。他不心疼，我还心疼呢！”说着就往菊儿身边靠。菊儿赶紧躲开，低声地说：“我是到婶婶家的，顺便送东西给爹。”

“这里脏，到我家里坐坐喝口茶。”说着他伸手就去拉菊儿的手。菊儿吓得往门后躲，这时正好门帘侯回来了，见刘老板拉拉扯扯的，只好干咳一声，吓得刘老板急忙放下了手，见是门帘侯方才



松了口气，装作关心地说：“这是老麻雀的女儿，怎么能待在这里呢，到我家里去吧。”

菊儿见状趁机挣脱开，放下东西就溜出了门，刘老板不死心跟脚就往外追，一直看到没人影了才悻悻而回，火辣辣地瞪了门门侯一眼走了。这以后刘老板没有事就往烧炉间跑，后来也碰到过几次菊儿，但终因门门侯在，他不便放肆，很有些扫兴。日子一长，老这样魂不守舍的好难过，刘老板想托人出来说媒，但又觉不妥，因为他懂老麻雀的脾气也是挺古怪的，弄不好要碰钉子，再说他也知道自己这副德性，还是先下点鱼饵，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粥。

这以后刘老板见到老麻雀就特别客气，也不叫老麻雀了，开口闭口麻叔长、麻叔短，让人听了怪别扭的。

澡堂子搓背工实行营业额拆账，工资吃饭由老板供，澡堂子进门处设账房，客到后由堂口的伙计凭签子到账房结账，拆账的比例是堂头和搓背的三七开。让老麻雀奇怪的是，这个月他拿的钱比记账的要多得多。老麻雀是个益当人，拣没人时他告诉揪爹，揪爹眉头一皱，慢条斯理地说：“钱你先揪着，刘老板是个拉屎添指头的人，突然对你客气起来，必有花头精，遇事当心点，也别怕。”

揪爹和老麻雀差不多年纪，他有拿不准的事总习惯要问揪爹，揪爹说的话，他是必听无疑，因为在他眼里揪爹是个神。

听了揪爹的话，老麻雀心里就有些不踏实了，直到立夏后菊儿给揪爹送“冷蒸”时又碰到刘老板，老麻雀才联想到，这可能就是揪爹说的刘老板的花头精。

那天刘老板见无人正想动手动脚，老麻雀进门。见刘老板那副下流架子，气得上前拉着菊儿就往外走，刘老板扭头见是老麻雀，忙尴尬地说：“麻叔，你好福气，这个丫头……”边说边往后退。

第三天，有个绰号叫“四脚白的猫”的保二请老麻雀中午去大花园酒楼喝酒，保二是老麻雀的常客。保二没正式职业，在东门小石桥边上摆个摊，帮人测字、写状子、讼事、看相什么的。



两人酒过三巡后，保二仗着酒劲说：“有人说养儿防老，我说你养丫头也防老。”

老麻雀一时弄不清保二讲的什么意思，只是跟着应付两句。

“我看你近来气色俱佳，天庭亮润，要交财运了。”

“我交什么财运？”老实巴交的老麻雀有些蒙。

“告诉你，有人看上你女儿了。”

“谁？瞎说。我丫头实足年龄才十五岁。”

“是刘老板。他托我给提亲呢。”

“嚼蛆，他刘老板都快四十的人了，再说已娶了两房。”

“鸡多抢食不生蛋，屁用。”

“别说了，托你给我回个话，就说他爹不肯。”说完老麻雀就抽身走了，把保二晾在那里了。

这以后，他上班越加小心，生怕刘老板找他的麻烦。俗话说：该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两次碰了壁的刘老板，心里一直不惬意，总想找个茬给老麻雀一点辣火酱。

一天晚上澡堂打烊早，老麻雀提着篮子下班回家，站在门口的刘老板要看看他的篮子。老麻雀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就把篮子里的东西往地上一倒，没想里面竟然有一条“洋碱”，老麻雀见了吃惊不小，忙辩解问：“这是谁放进去的？”

“你要条洋碱，和我说一声，别说一条，十条又怎么样。”刘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浑身是嘴的他，怎么也说不清了，老麻雀气得涨红了脸说：“你说吧，该怎么弄法？就怎么弄，反正我没拿。”

“你没拿？‘洋碱’又不长脚……按规矩，明天请你的便，不过……只要你同意……”

老麻雀懂刘老板下半句话是什么，他气得骂了句：“做你个大头梦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老板见老麻雀的倔脾气上来了，心里也有些慌，本想揪爹会



圆个弯,但那个老东西权当没看见一言不发,只是门门侯站在门口两眼瞪得灯泡似的直喘粗气。

下不了台的刘老板只好朝他远去的背影吼一声:“缺你块咸菜,还怕开不了宴席?”

连着三天刘老板一早就进了赌场,直到夜里看完戏回家,到第四天,口袋的钱没有了,才想到回去收钱,谁知一到门口见澡堂灯笼没有挂,正想发火问才天黑怎么就打烩?这时看门的老头说:“澡堂子关门已是第四天了。”

“为什么关门?”刘老板火冒冒的。

“三个人都走了。”

三个人是谁?刘老板心里明白,但他反问:“你们就不能开了?”

“没人挑水怎么洗澡?再说老顾客一问‘神手’和‘刀王’通通不在,人家翻脚就走了。”

刘老板这才感到事情严重了,西泉池再倒了,别说赌、吃、嫖、抽,就是喝西北风还得到腊月里才有呢。

送神容易,请神难,自己拉的屎,还得自己擦屁股。走投无路的他先找到揪爹,揪爹临时住在门门侯那里,揪爹说得很爽,只要老麻雀揪,我就揪。明摆着揪爹是在拿他一把,要他去请老麻雀,否则没门。

刘老板没法,只好雇了一辆黄包车,下午赶到十八里河口,亲自登门请老麻雀,说话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又是认错,又是赔礼,并保证不再提娶菊儿的事了。老麻雀耳根子软,见他那副可怜样子,心就软了,说:“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你爹面上,我去上班,不过得问问揪爹和门门侯,他们去我才去。”

刘老板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果然第二天三人一大早就来上班了,西泉池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意,领教过一回的刘老板这下真的识相了,他懂了西泉池三件宝,哪件都少不了,少一宝就缺了三宝,缺了三宝的西泉池只好关门拉倒。